

这里所说的“鼓曲”加上一个儿字，就是“鼓曲儿”了。之所以要加上这个儿化音，是基于鼓曲是曲艺当中的最普遍的演唱方式，它的形式特征就是短小精悍，简单小巧，这种演唱形式注定了它的重要特点，一人一鼓再加一个或三弦琴或四弦琴伴奏，至多再加上一个扬琴凑趣。这样的场面不占多大面积，有一小方块面积就可以表演了。过去的那些管家主母年轻媳妇或是未嫁的姑娘喊上三两个闺中好友去“看戏听曲儿”，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鼓曲在北方地区有很多种，我记得小时候就断

听鼓曲儿

吴霜

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不少，这主要是受到我的从天津来到北京的妈妈的影响。妈妈是一位杰出的戏曲演员，她从小长在天津，天津从来都是一个大都市，舞台艺术尤其繁花似锦盛极一时，她说她自小就接触很多唱戏的还有搞曲艺的人，比如说唱大鼓的艺人。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小彩舞（骆玉笙）和我妈妈有过很好的友谊，妈妈说她会唱好几段京韵大鼓呢，于是我的耳朵里、脑海里就有了“三国纷纷乱兵交……”的旋律，唱这样的旋律最好是要那种宽松沉厚的音色，强调清晰分明的咬字，听这样的鼓曲根本就不需要用去看什么字幕，唱

曲儿的一定要有深厚扎实的吐字功夫，那叫基本功。其实不光是这类鼓曲要求有这样的基本功，中国的一切歌唱艺术，比如戏曲、民歌无一不是要求吐字清晰的。想想几十年前的中国舞台，并不经常有字幕在台两侧显现的，只能凭借演员的歌唱功力把唱词清楚地送到台下观众的耳朵里。你看中国戏曲、曲艺舞台上的歌唱者们，哪一个不是嘴皮子功夫了得的？

我的印象中，唱鼓曲最好听的声音来自一位叫魏喜奎的女演员，她和我妈妈一样来自天津，也是我妈妈的朋友。我家里至今保留着一张妈妈和魏喜奎的合影照，应该是她们年轻时在天津照的。照片上的她们发型时髦，很像当时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女

山坡羊·太空故事

高昌

惊雷嘹亮，长风回荡，金睛火眼腾霄上。问苍黄，探微茫，太空故事重开唱，大好神州新梦想。星，来送奖。天，如在掌。

主角的样式，发顶高高的，有波浪纹，梳得纹丝不乱，黑黑的泛着亮光，穿的是中式旗袍，那种镶着花边的硬立领，印证着上世纪中叶的时代风格。近年来曲艺中的各种大鼓似乎越来越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我的耳边总是会响起那种动人的心弦的旋律。

记得最清楚的是1984年，我那时在美国的音乐学院读声乐专业，得到了中国曲艺代表团赴美巡回演出主办方的邀请，原来是相声泰斗侯宝林先生找到我妈妈，因为他知道“大妹子新风霞”的女儿在美国读书，而他们的艺术团需要一个在台上可以做主持在台下可以做翻译的帮手，我妈妈听说自然高兴，于是在越洋电话里让我积极参与，不要回报酬。

那是一次深刻的极不寻常的记忆，我利用暑假跟随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赴美的曲艺代表团走访了四个城市，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旧金山，台上的每一场演出我从头看到尾，不亦乐乎。我从小随父母看戏跑剧场，最能令我安静下来的事情就是在剧场的环境里，而且无论是什么戏种剧种，也不管什么水平，只要坐下来我就

会从头看到尾。艺术团里有两位唱曲儿的演员，一位是唱京韵大鼓的老演员孙书筠，一位是唱梅花大鼓的年轻演员籍薇。京韵大鼓我不陌生，梅花大鼓则感觉新鲜，有意思的是这种歌唱总是在每句开始有一个前缀“哎那……”，好像是一个开场，又像是个叫板。开始听着有些奇怪，但是听着听着就自然了。而那两位歌者的音色十分不同，孙书筠的京韵大鼓是高广而纯净，籍薇年轻，声音明亮清秀。每次演出前在后台化妆，孙老师总是早早就到了。我问过她：“您来得这么早啊？”她乐呵呵地说：“早办三光晚办三慌啊。”

不久前，北京朝阳文联的胡老师微信我，说长安大戏院有一场曲艺鼓曲的演出，问我去不去？我一听忙说：“去啊！很久没听过大鼓啦。”那次的演出有京韵大鼓，有单弦儿，有西河大鼓，还有梅花大鼓，而唱梅花大鼓的就是当年我在美国一起同过台的籍薇。演出结束后，很想去后台看看籍薇。这一晃已经三十多年过去，曾经一同在美国的舞台上表演过的好几个曲艺名家侯宝林先生和他的儿子侯耀文，还有常宝华先生和他的侄子常贵田、师胜杰，当然也有孙书筠先生，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已经作古了。而那时年轻的籍薇，如今还是盛年。

只是长安戏院规矩太大，舞台不允许上去，要去后台得出大门绕到整个建筑的后门进去，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天气炎热，实在麻烦，只得作罢。

听着鼓曲儿，回想着当年的情形，觉得亲切不已，虽然也有时过境迁曲目显得单调缺少新意之感。看着剧场里大多是中年以上甚至是白发苍苍的观众，中心感叹如今听曲儿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会有多少人来光顾这样的演出呢？

今年4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儿童事业家孙毅先生住进了医院。孙毅先生得了胃出血。我一听，非常紧张，但我想，他是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人，一定会转危为安的。果然，他的病情很快就控制住了，医生说，这全仗他的好体质，没有任何基础疾病。确实，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他能在90岁过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吗？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看了看我，朝我点点头。我不知道他思维和表达是否清楚，便问他道，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他讪笑起来，说：“这还要问，你当我脑子出血啊，我是胃出血。”

那天，孙毅先生跟我说了许多话，都是对过去时光的回忆，比如在上海解放前夕最黑暗的日子里参与地下少先队的创建，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比如在1953年2月接受宋庆龄的任命，出任儿童时代社副社长并兼任儿童剧团创作室主任，为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创作担负起组织工作；比如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为了孩子》和《现代家庭》杂志，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说起小时候，他说他那时很顽皮，总让爸爸妈妈不放心。他爸爸在恒丰路桥下开了片老虎灶养家，老虎灶周围有不少江湖艺人，唱各种戏曲的都有，他最最喜欢看“扁担戏”（木偶戏），有一次，看得入了迷，跟着那挑担的一路看过去，结果走丢了。虽然被爸爸妈妈敲了“毛栗子”，但他却由此激发起文艺兴趣，后来加入了宋庆龄创办的儿童剧团，从事党的地下戏剧活动。他说说着说着睡着了。我在病床边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突然，他睁开眼睛，恍恍惚惚地说，他心里很难过。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都生病住院了，可他的爸爸妈妈却至今没来看他。我安慰他说，你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住得太远了，没法来看你。我一边说，一边湿了眼眶，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病中竟像孩子一样地希望有父母的陪伴。

到了6月，孙毅先生明显地缓过劲来了，能吃能睡，还天天看电视。他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前辈领导，为上海儿童文学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我去看他时告诉他，为了向他致敬，上海作协儿委会与浦东图书馆合作，在开设的“上海儿童文学基地·星光童读会”上，将由我主讲他的红色传奇故事。他听后说，我也要去看，我要去看看我的小读者，听听他们对我作品的意见——他一直很想把他的“上海小囡的故事”拍成动画片。我说那得医生同意。我建议道，你就去听讲座的读者写个话吧。他马上答应了。他对我招了招手，示意我把耳朵贴近他。他跟我说，你让我写字，那总得把缚住我双手的这副手套给卸掉吧，我实在受不了啦！原来，为了方便输液，他的右侧颈部埋了管子，时间一长，胶布引发过敏，奇痒无比，他用手去抓，这当然很危险，于是就给他套上了一副加厚的羽毛球拍大小的手套，还把两只手分别绑在床的两边。他几乎带着哭腔说，我求求你啦。我很难过，于是，解开了缚在床栏上的带子，帮他脱去了两只沉重的手套。他开心地笑了起来，说他解放了。他执意要下床，后来，他坐上轮椅，让我将他推到大厅里，在大桌子上用我的笔写下了“向浦图读者致敬”几个字。因长时间戴着手套，使得他握不住笔了，写字有些困难，但他坚持着，几乎是用尽了全力，最后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笔墨。

7月2日，这天是孙毅先生的生日，他的家人在医院里为他庆祝98周岁华诞。由于我没有做过核酸检测，所以无法前去，只好让他的女儿用手机做现场直播。只见他身穿一件鲜红色中式短袖上衣，头戴一顶灰色帽子，神采奕奕。他吹灭蜡烛后亲自切了蛋糕。我让他戴上刚刚拿到的“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他戴上后，抬起手臂敬了个礼，高兴得合不拢嘴。他真的完全不像个病人了，他跟我说，能不能与医生和他的家人商量一下，让他出院回家，他说：“我没病，在医院里呆着干嘛，这件事要靠你帮我了！”

但我没能帮上他。8月3日上午，他因呼吸问题需转病房，在这过程中，由于缺氧，导致血氧饱和指数直线下降，陷入昏迷，之后病情急转而下，已回天无力。孙毅先生的夫人，作家、编辑家彭新琪女士认为，应当让他平静地有尊严地离开，拒绝了各种插管抢救。我相信这也是孙毅先生自己的意愿，他热爱生命，所以才对生命十分达观，他曾这样对我说过：“我不能‘老不死’的，我生活过，革命过，写作过，已经足矣。宋庆龄先生会来接我的，因为她亲自给我颁发过任命状，我要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完成她交办的。”

孙毅先生的最后时光

简平



小时候，我住在小城市，家到学校是一个铃声的距离，听见学校里开始打上立

一立方米的夏天

吕政

立刻离开家，往往能赶在老师前面冲进教室。有了孩子之后，也致力于让他能减少路上的奔波。但在上海，幼儿园、小学、初中虽然都在徐汇区，却不在同一个街道，上海的一个街道起码就是好几公里的直线距离，故此孩子十二岁，我已经搬了两次家，又在“烟花”来临的风季里开始了第三次。

所以，这个暑假，别人一放假就迫不及待地飞去祖国各地跟着诗情画意旅游，而我和儿子，则宅在家里一起断舍离。小詹很念旧，只要是自己写过字的纸，都不舍得丢掉；很久没看的书，刚把它打包准备捐掉，他就会“挖地三尺”一定要找出来，只能偷偷放回书架，装作是他没找到。所以，五年下来，整面墙的书架都被他占领，满满五抽屉的试卷讲义作业和课本挥之不去，生病的时候同桌写的留言条、幼儿园和妈妈一起做的手工——无数记忆把家里塞得满满的。

本来，我也很欣赏他的这种细腻的小情绪。但上周搬家时说，一个立方米要收500元，吓得我抓住他一定要扔掉几个立方米的回忆才行。预初的孩子，不那么

容易妥协，我让他整理他的玩具、课本和书籍，他却盯着我的手机，只要我一打开淘宝，他就会说：“不要乱买了，买了再来丢，你看看，这家里，谁的东西最多。”环顾四壁，言之有理：

开会的纪念册、特别场合穿过的衣服、一时兴起买了再没用过的小饰品，随便数数，我的东西竟是他的数倍。只是因为他是孩子，便觉得成长路上的很多物品都不需要保留，而由中年向老年过渡的妈妈，却留着很多的念想妄图留住青春。

当初为什么会留下这些呢，很多时候是想留下那些自己很满意的瞬间，日后来和孩子分享，生怕在孩子未来的人生里，自己没有了存在感。但如果孩子的未来是幸福和充实的，又何必在意这些？

很快地，我就理出了差不多一个立方米的杂物，送它们去了该去的地方，有的送了朋友，有的上了咸鱼换钱，还有些进了废品回收站。

孩子倒也爽气，拍了拍五个抽屉，说：“这些都处理了吧，小学学过的知识都在脑子里了，不要也罢。”我倒不舍得了，翻出作文本、美术簿，一一收藏起来。

衣服鞋子、文具书籍，满满几箱子，寄去了云南和四川的小学校，分享给了弟弟妹妹们。玩过的玩具，还是不舍得，收在了床底的收纳箱里。也对，人生没有些许贪恋，还有什么上进的动力吗？

整理旧物的夏天，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月，收拾了五年来的心情，整装待发，准备向下一个人生阶段出发了，暑假的第二个月，我们会一起搬进新家，一起迎接新的学年、新的老师、新的同学。

搬家，也是一个仪式，为这个暑假刻上一道清晰的印记，欢迎来做中学生！



绣球鸟 (中国画) 万蒂

鸡头，盛夏次第开

麦迪

水浅浅。然蛙类不惧，多见青蛙、雨蛙矜矜鸣于其上。偶有鳝、泥鳅打盹于是间。其花蕾长于叶脉田田处，白昼开放，入夜收敛。如是者月余，鸡头米成焉。其成熟期与莲蓬略同。乡间小儿，用长柄镰刀割得。将拳拳鸡头置于鞋底搓揉，挫其针刺，自其喙处掰开，鸡头米尽显。其籽粒大如豌豆，外有一层透明状乳胶衣包裹，去衣见实。赭色。咬之，果壳坚硬，略涩。里面瓤肉粉白色，似浆似粉，全决于其老熟程度。味稍甜而爽，似菱似荸荠，然比之细腻。其能成为勾芡的上好料，且以其命名，盖得益于此。于吾乡，鸡头似无大用，故不似菱、藕有人栽种。然则亦无需栽种。鸡头都长于乡间浅湖淤滨，无船

姆如盖者，亦有铺展水面者；而鸡头叶则贴水而生，高举者鲜有。盖其叶倍于荷叶，且其茎细软，不足以托举故。若论花，菱花细小而白若牵牛，不为人注意；荷花、莲花不仅大，且色泽鲜艳，品相繁多，加之绿叶以衬，非独文人雅士钟爱，亦为凡夫俗子所喜欢。鸡头花虽没荷花、莲花出名，但非常特别。远观，其形制若公鸡冠，高出水面少许。因水面平展，叶盖贴水，兀见其花蕾似鸡冠雄勃，昂首历历呈打鸣状。近之，见其蕾脖颈伸，针芒密密于顶间。花似喙开，色青紫，蕊处粉白带红。俨然一鸡头也！鸡头叶大者如簸箕，小者似簸箕、栲栳，这视水面阔窄而定。上面有规整的纹理，纹理相接处，长有针刺，上有复

浆经动处。它好像就为蛙类和顽童消暑解馋而生，一无用处。年复一年，依然自生自灭，更迭年年。然如今乡间早已绝迹几十年。近两年，我网购鸡头种子各半斤，撒在附近的河道内。暮春，仅见几茎长于水桥边。无妨，既已生根，总有蔚为大观之时。于是喜不自胜，隔天察看，日见其长。一日忽然不见。问母亲，说是为清理河道者翦除。恍然。所幸那次将袋角几颗随手放在石槽内，不曾留意。不期竟长出两枚鸡头，黄口雏鸡，煞是可爱。然石槽逼仄，叶仅掌大。鸡头生长，宜污泥静流，水深过膝为佳，过深则不蕃。

十日谈

水葫芦是水上流浪者，请看日本栏。

宛在水中央 责编：杨晓晖

编者按：鸡头米、藕、菱、茭白、茨菰、蔬菜、睡莲、水花生、水葫芦、满江红（浮萍）、芦苇……美丽飘逸的水中植物，予我们佳景、予我们美食。它们的前世今生，它们的家族谱系，它们与你我的相遇，有故事。

“鸡头”非鸡头。字同，音义不同。按本地方言，前者读入声，而后者为平声。前者是一种水生植物，而后者是指家畜“鸡”的头。然二者有联系，前者因为形似后者而得名，以示区别才读音不一。许多地方叫作“鸡头米”，我们这里“鸡头米”专指其籽粒，即“芡实”。接下来说的是作为植物的鸡头。

鸡头，睡莲科。作为一年生的水生植物，它与菱、荷、莲都在春末放叶，于盛夏次第着花。此四者，就形而论，莲和菱近似，均叶小而丛生；鸡头与荷同类，叶都大如华盖。然亦有异。荷叶多所婷